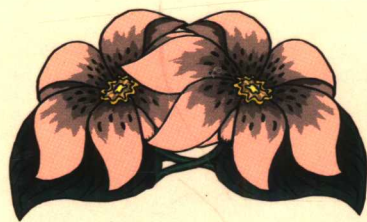


学校高绩效教学与管理丛书

校本管理与学习型学校建设

学校的职能

〔美〕古德莱德/著 赵晓燕/编译



Xuexiao De Zhineng

甘肃文化出版社

学校的职能

[美国]古德莱德 John I. Goodlad 著

赵晓燕 编译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校的职能 / 赵晓燕编译.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5.8

(校本管理与学习型学校建设)

ISBN 7-80714-159-X

I. 学... II. 赵... III. 学校教育—职能—研究

IV. G40-0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8273 号

书 名: 学校的职能

作 者: 赵晓燕编译

责任编辑: 温雅莉

出 版 者: 甘肃文化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00mm 1/16

字 数: 1250 千字

印 张: 96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714-157-X

定 价: 495.00 元(全六册 含电子光盘)

序 言

我们为什么在美国建立公立学校？

美国的公立学校系统是在独立战争以后由当时的政治和教育领袖们建立的。其目的在于教育新国家的年青一代，使他们承担起在民主社会中行使公民权的职责。

这些领袖们非常担心美国会被当时势力强大的君主主义者所控制，或者因为缺乏有知识和责任心的领导阶层而崩溃。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提出了消除以上忧虑的方法。他写道：

我深信社会的终权力应该属于人民。如果我们觉得人民没有达到开化的程度去明智地行使他们的权利，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剥夺他们的权利，而是通过教育使他们拥有明智地行使权力的能力。

美国的宪法规定州政府必须承担发展和管理公立教育的责任，这导致美国成千上万的学校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教学计划和课程。但是，这些多样化的学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教育儿童，使他们成为有知识、有责任心的公民。

如何具体实现公立学校的这一宏大目标，需要教育学者加以深思。200多年来，问题不断涌现出来：谁是美国公民？是否仅止于白人？是否财产拥有者才算数？新来的移民是否也算美国公民？年轻一代必须学习什么才能

成为有知识的公民？有责任心的公民必须具有什么样的态度、兴趣和技能？如何传授这些技能？如何培养这些态度和兴趣？

美国公立学校不仅要教育公民去发展和维护民主社会，而且要培养个人终身接受教育的热望。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学习这一观念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每个人都能为社会做出杰出的贡献，每个人都能从学习建设性运用其才智之中获得乐趣。学校能帮助学生明确志向，制定逐步实现志向的计划，评估学生的进步，并力图认识和减少他们所遇到的困难。

探究学校在对教育美国儿童的地位是很有意义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都应该结合其实际情况，不懈地探究学校的地位和作用。

泰 勒

Ralph W. Tyler

第二版前言

这本小册子问世已有 15 年了。在这 15 年中,一些教育工作者——不管是从事学前教育还是投身于研究的教育学人——告诉我,他们欣赏这本小册子。PDK 教育基金会(Phi Delta Kappa Educational Foundation)认为仍有许多人对这本小册子感兴趣,所以决定再版。基金会的有关人士决定增加拉尔夫·泰勒——我多年来的导师、同事和朋友——撰写的简单、扼要的序言,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没有对第一版的文字做修改。问题在于我现在的思想是否与 15 年前不同?我是否想修改?甚至否定 15 年前写的东西?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在 15 年前写的前言中,我提到我写的文字所以激烈,是因为所涉及的问题的紧迫性。如果我今天重写第一版前言,我会觉得问题的紧迫性更高,我也会倾注更多的激情。

我们似乎越来越忽视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也越来越忽略学校不仅要为群体服务,也要为个体服务。在第一章的开始,我对副总统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学校职能观点提出质疑,但是,他至少把学校看作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20 年以后,全国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在 1986 年《收获时节》(*Time for Results*)报告中提出“好学校意味着好工作”,这一提出把学校看作是为个体服务的工具。

在我们国家里,学校是惟一明确行使以下两项职能的机构:教育年轻一代参与民主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传递系统的知识,以约束和丰富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公民、劳动者、家长和个人。第一项职能往往被人们

所忽视。在今天的世界上,理智的思想和宗教的说教中充满了极端的个人主义。对许多人来说,泰勒在序言中所引用的杰佛逊的语录,代表着极端的理想主义,与当今的时代格格不入;对有些人来说,杰佛逊是电视家族中的一个成员。与此同时,联邦和州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使个人主义更加泛滥、猖獗,这使地方学校更难履行为民主社会服务的职责。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为民主社会服务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职责。

个人主义泛滥使民主社区陷入危机。在从农业社会过渡到高科技、工业化、商业化和企业化的社会过程中,我们牺牲社会资本以追求经济资本,使经济资本愈来愈成为个人所追求的目标。从表面上看,为个人提供良好的工作和提高我们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可以协调学校的个体和社会职能。但是,情况是这样吗?为个人提供好工作和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就是学校的职能吗?追求个人主义的结果是住进富人区,而不是为社区增加社会资本。难道学校没有责任在培养个人主义的同时,也要培养民主社会和社区感所要求的那种修养?巴伯(Benjamin Barber)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没有民主政体,也就没有自由、平等和社会公平。如果没有公民和学校去培养公民意识和民主责任感,民主政体也将不复存在。”

我撰写的《学校的职能》问世几年后,《国家在危急中》(*A Nation at Risk*)号召用教育改革我们国家。该报告认为,我们学校的失败,导致我们国家逐步丧失国际经济竞争能力。诚如我们大家所知,我们的学校需要不断地更新。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学校的失败是导致国际经济竞争能力丧失的原因,我们是在向学校发出错误的信号。那些占据领导职位的人,多半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中小学和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做出了一些目光短浅、利己的决策,从而导致了我国种种问题。矛盾的是,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提高了,可是在高层领导中没有人将这归功于我们的学校。

于是,我们到底要学校做些什么?传授更多的知识可以用常模准则来测试来衡量吗?还是更能照顾每个家庭的志向和信念?或者是培养公民感和公民责任心?

在我们政府的最高层中,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回答这些问题,而不是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国家正在走向一个全国性的统一课程。这一趋势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但对这一趋势的探讨却很有限,而且所做的探讨往往局限于技术方面而非哲学思维方面。我们国家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教育与学校教育往往与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应该错误地认为反对国家规定教育结果和标准的只有福音派新教会的极端分子,也不应该错误地认为我们就学校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已达成共识。当教育讨论超越了邀请的和任命的有关人士,我们就会发现许多人有不同的观点,但这些人人都积极参加讨论,并认为参加讨论是他们的权利。

当民主社会中的公民面对像学校目的这样复杂的问题时,他们应该讨论,就像他们 200 年前讨论新宪法和宪法修正案一样。我们最近对联邦政府悄无声息地干涉学校,讨论得较少,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热烈的讨论不会到来,因为我们知道学校是培养个人信念的主要机构之一。我希望这本小册子六章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将成为讨论中的主要问题。

古德莱德

1994 年 3 月

第一版前言

这本小册子是供读者速读的,最好是坐下来一次就看完。我觉得本书中的观点可供读者自我反思,而非细细品味。读者应该自己尝试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比我的答案更重要。

本书的内容主要受到目前美国学校教育的两个令人困惑的面向所启发。第一,与我所能记忆的任何时候相比,我们现在更没有耐心去讨论以下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学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年轻人应该在学校里受到什么样的教育?最为重要是,教育是什么?这样的讨论应该在家里、电视上、州的首府里,以及特别是在教育工作者之间进行,但这样的讨论几乎没有。第二——这一点与第一点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用错误的行动去填补讨论的空间。还是那句老话:不要只站在那儿,得做点什么!

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在做,并且继续在做的许多事,往往把注意力放在学校教育的目的与手段的一些不重要的方面上。最近的研究表明,学校把太多的时间放在非教学活动上。遗憾的是,花在教学上的许多时间也只是用于训练。因此,今天的学校只有边际教育性。

改进我们学校的办法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在学校的所有工作中,教育工作是最首要的部分。但是,陈述我们必须做什么与把这些付诸实施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后者尤为困难,因为我们似乎不知道或是忘了教育是什么。我的教育观与学校现在做的和建议学校做的是背道而驰。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颂扬公立学校这个观念,而不是赞扬大多数州和许多校董会现在要求公立学校做的那一套。公立学校比以往更处于危急之

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公立学校的威胁既来自自称是公立学校之友的那些人,也来自那些对大众教育没有多少信心的宿敌。在自称公立学校之友的那些人对应由谁控制学校的政策与实践等问题争论不休之时,另一些人则在制定取代公立学校的计划,而且他们的计划不可能继续公立学校的未完成的事业。我支持改造传统的学校教育系统。但是,如果新的制度比现行的制度在教育上更可行,这种新的制度应该对所有人开放,公立学校这个观念必须保留下去。

如果我写的东西有时有点过激,这是因为当讨论和思考的是我们最关键的教育问题时,我感到由于我们“轻浮的情性”——借用怀德海(Whitehead)的话——而产生的紧迫性。《基督教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教育主编派森斯(Cynthia Parsons)在评论我所写的《面向未来》(*Facing the Future*, 1976)一书时,以非常友好的文笔写下了以下这一段话:“这个举止优雅的学者长期以来致力于改进学校教育,他在每个教育工作者的会议上都受到欢迎。在每一个教师办公室、每一个师范院校里,我们都可以发现他的书籍、专题论文和其他短小的作品。但是,似乎很少有人认识到他的主要论点。”我的文笔可能是太文雅、温柔了。

我在这里所写的许多内容有点尖刻。在讨论我们学校现行的不理想状态或如何改革学校时,我批判了立法人员、州教育行政长官、督学、校长、教师、师范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和其他公民。我有些朋友会觉得我所说的与以前不一样,并对此感到失望。以前与我持不同意见的人会偶尔感到满足——但也只是偶尔而已。

我以前就写过学校职能方面的文章,在撰写近期发表的一些文章时,我就在头脑里酝酿这本书。我在本书里引用了以下这些资料:《论教育的进步与退步》[《教育论坛》(*The Educational Forum*), 1978年3月, PP267-278];《责任制新论》,教育学教授学会1978年年会上为纪念德加谟(De Garmo)所做的演讲;《人本主义教育的问题》[《人本主义教育杂志》(*Journal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1979年, 1、2月号, PP8-29];《论第三阶段的教育

领导》[《教育领导》(Educational Leadership),1978年1月,PP322-324、326-327、329-331];以及《学校的职能:一个跨大西洋的对话》,为纪念亚当斯爵士(Sir John Adams)于1977年十月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演讲。第四章的第一部分曾作为一篇文章发表,即《我们的学校是否能得到改进?》[《卡朋》(Phi Delta Kappan),1979年1月,PP342-347]。

我本来想不采用学术性著作中常见的夹注、页下注和参考文献。PDK教育基金会的邀请是要我就我最关心的问题写本小册子(该基金会的邀请信建议我暑假里抽出几个星期完成这件事,我觉得脑子里酝酿的已经绰绰有余,就是怕具体的写作过程需要更多的时间。结果证明我是过分乐观了)。问题之一是我觉得我必须阅读更多的资料;而阅读常常会妨碍写作。我读了新资料,也重读了一些旧资料;在这过程中我选择了一些能更好地表达我的思想的一些段落。因此,本书就有了一些数量极为有限的注释。但是,这些注释基本上是完全用于标明资料的出处。它们被安排在本书的最后,按章的顺序排列,而不是安排在每章的末尾。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停止阅读正文而去看注释(为便于读者阅读,中文版改用页下注——译者)。

如果没有上面所提到的邀请,我就不可能撰写此书。我对此有几重感想。撰写这本书花费的时间比我预计的要多,几乎每件事都是这样。可是,该邀请强迫我思考,逼迫我明确写出常在我脑海中萦绕的一些想法。我为此而感谢 PDK 教育基金会。

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感到比较孤单。我应该可以要求我的朋友与同事通读草稿、提出修改意见,但我没有这么做。我想我可能是害怕这么做;如果我这么做了,这本书可能就不会问世。鲍奇(Patricia A. Bauch)、贾格(Lillian K. Drag)和爱德华兹(Anna J. Edwards)从各方面帮助准备文稿,在此谨表谢忱。

古德莱德

1979年3月

| 目 录 |

序言 我们为什么在美国建立公立学校? 1

第二版前言 1

第一版前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一、定义 6

二、内容简介 8

第二章 论社会目的与教育目标 15

一、未实现的社会目的与教育目标 22

二、教育期望的降低 26

第三章 论教育目的与学校目标 33

一、从学校目标到教育计划 40

二、美国学校的教育目标 47

三、评论 53

第四章 论教育的退步与进步 59

一、成功的标准 60

二、责任制 62

三、多多益善吗? 64

四、变革的问题 69

五、健康的学校 72

六、健康与有益于健康的区别 73

七、责任制与革新 74

八、生态观 77

第五章 论改进我们现有的学校 83

一、革新的重点 84

二、教学 92

三、领导才能 98

四、附言 105

第六章 迈向教育化的社会 107

一、什么是学校的职能 108

二、无学校文化下的基本技能 111

三、学校的基本工作是什么 112

四、社会里学校的共通性 115

五、职业教育即普通教育 117

六、个别差异 119

七、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未来 122

八、结语 127

中英名字对照表 129

■ 第一章 绪 论

1968年3月的最后一天,我踏上了让我永远铭记在心的短途旅行。在从洛杉矶飞往伦敦的夜航途中,机长说他很抱歉这么早把大家闹醒,但他说有重大新闻。该新闻是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宣布他将命令停止轰炸越南,他个人也不参加秋天的连任竞选。

四天以后,我乘机返回洛杉矶,立刻坐进了我停在停车场的汽车里。随着马达的启动,无线电也自动打开了。我听到了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被暗杀的消息,我感到车子里的空气都凝固了。

这两个事件与学校职能这一题目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很有关系。这两个人都对教育和学校教育寄予厚望。约翰逊总统在1962年提出,如果我们做出足够深刻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教育是我们所有问题的症结。约翰逊总统的观点为国会所通过且影响深远的《1965年中小学教育法》奠定了基础。该法案实施了几个月以后,副总统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在白宫教育会议上发言说,我们国家会因为通过教育而得以成功地解决贫困、失业和世界和平等问题而被载入历史的史册。学校的职能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吗?

马丁·路德·金曾梦想我们的社会机构——“我们的文明的基石”——应该发挥作用,为所有人争取社会和经济平等。学校应该帮助消除歧视,并为迄今未享受到的人们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这就是学校的职能吗?

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我一直教授一门研究生课程。在这门课的开始,我总是提出“什么是学校的职能”这一问题。学生们往往引用从亚里斯多德到怀特海再到杜威的各种观点,认为学校的职能是帮助获得良好的社会中良好的个人所应具备的美德。这就是学校的职能吗?

学生通常会提到学校的职能是“看护孩子”。有些学生会嘲笑这个答案,而有个妈妈很快会把笑声打断,说道:“不要嘲笑学校的这一职能。”学校的职能就是照看孩子吗?

在我们社会中,学校显然行使着以上所提到的所有职能,加上一些还未提到的职能。学校帮助同化移民、教导年轻一代为就业做准备、推选年轻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培养爱国精神,纾解和消除母亲培育照顾孩子的责任、发展个人的才能,以及教授一些事实、观念和过程,如此等等。有些在重写美国教育史的人会说,学校根据出生情况把人分成赢家和输家,帮助扩大贫富差距,重视某些才能的同时扼杀另一些才能,降低不能适应学校的期望和规则的那些人的自信心。学校已经做的一些并不一定是它们应该做的事情。

学校被期望去做的许多事情不一定出现在学校职能的正式表述之中。例如,各州政府所制定的学校教育目标中没有“看护孩子”这一条。但是,如果教师们想缩短某一天的教学时间以便开展在职培训,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学校照看孩子的责任有多么重要。为了判断我国不同历史阶段中学校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我们不应该仅仅研究地方和州政府的教育目标一览表。

我们显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探究学校职能问题。学校职能问题主要包括三个子问题:学校被期望做什么?学校在做什么?以及学校应该做什么?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会涉及所有这三个方面。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不同的个人和团体对学校有不同的期望。有些期望是官方的,包括在正式的文件中,比如像立法机构或校董会发布的目标与应知、应会一览表。大多数期望是非官方的,储藏在对学校感兴趣的人士的头脑中,而且通常也不成系统。但是非系统的期望对学校活动的影响可能比正式文件还大。某小学里的教师的观点可能是决定学生日常活动的最重要的因素。

学校被期望为社会所做的事情往往不出现在教育目标一览表中。詹森和金恩的期望就是一个例子。但是,通过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拨款细则,詹森和金恩的某些想法已被结合进教育系统,几乎没有学校能避开这些拨款细则的影响。

官方的论述认为学校的目标在于教育,教育往往意味着传授学生应该获得的各种知识、技能和态度。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受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强加一些更为隐性的目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在学校里哪些价值观会得到支持。尽管官方文件明确强调要合作,但竞争可能更好地描述了学校的氛围,因为竞争是受到支持的一种社会价值观。60年代的大学生明确认识到类似这样的矛盾。

透过调查,我们可以判断不同的个人和团体对学校的期望。这种研究基本上是社会学的,而不是哲学的。这样的研究不能告诉我们学校在做什麼,也不能告诉我们学校应该做什么。但是,由于美国教育系统的性质,州政府所认可的目标确实为评定、奖惩学校提供了指导大纲。比较某所学校里家长、学生和教师对学校的期望,可以帮助解释学校与其社区之间的关系。研究教师所明确表述的目标可以使我们窥见到学校实际的教学计划。这种研究也可以揭示教师的目标与州政府所规定的目标之间的吻合程度。但这样的研究仍未达到学校应该做什么的层面。

研究学校职能的第二种方法是,探究学校在做什麼,以及学校是如何被利用的。走进学校我们就会观察到以下现象:儿童在休息期间做各种游戏,小学的各个班级被分成三个阅读小组,学生和教师一起讨论国会的结

构,学生们坐在学校图书馆的桌子旁边阅读和写作。我们也会观察到其他一些现象:在拥挤的走廊里,初中学生在贮藏柜前推推打打;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拥抱在一起,凝视对方的眼睛;一个小孩子搭起积木,然后又把积木推倒;一个五年级男生站在全班同学面前,结结巴巴地朗读课文,老师不断地纠正他读错的地方。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开始认识到判断学校在做什么是非常困难的。完整地描述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已经是一项异常复杂的任务了。基于这个完整的描述,要做出各种推断则更加困难。学校之间的异同究竟如何?仅是参观了一所高中,并不能意指到访问了所有高中。

当我试图研究在学校里生活和工作的学生、教师、管理人员等的经历时,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学校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某一学区颁布了11项主要目标,强调知识、公民义务和个人发展等等,我们不能下结论说该学区的学生正在养成对文学的爱好,在养成做好公民的习惯。学生们或许在学会不爱文学,在学会欺骗和撒谎。也有可能是现行社会政策反对种族隔离的学校,官方的舆论也强调种族融和,但在学校里可能种族隔离盛行,在社区里种族歧视在抬头。

透过采访和观察在学校里生活、工作和玩耍的人们,我们可以推断出学校在被利用实现什么。但这仅仅是推测。我们探究得越深,我们的推论就会越丰富,越有说服力。但是所做的任何结论都受观察者的特点所左右。透过采访和观察所得的数据可以用来揭示所陈述的目标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与根据官方的目标做出的推论相比,根据采访和观察所做的推论使我们更接近认识学校在被用来实现什么。

可笑的是,我们常常根据非常局限的评量工具来对学校行使什么职能,以及行使这些职能的效能如何做出判断。标准化测试的结果显然比学生退学、对学校的态度和对学习的兴趣等方面的数据更有影响力。学生的好分数往往使我们忽视教学计划的性质和质量、在学校里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个人的长期影响。